

新西兰女留学生：赌场 黑帮 按摩女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7/2021_2022__E6_96_B0_E8_A5_BF_E5_85_B0_E5_c107_207876.htm 寻梦新西兰:成都女孩

一场漂洋过海梦在新西兰，无法与人交流的她曾在赌场里连续鏖战9天9夜，她说：那里不是我的天堂。个人档案向丽，1979年出生，成都人。2001年初赴新西兰留学，2003年9月回国。现为成都一家文化发展公司的高级职员。躺在南太平洋的怀抱中，新西兰温润而慵懒。3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这片被深蓝大海包围的宁静土地上，写着自己的人生。“新西兰是天堂，是地狱，是无间的轮回。那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一场无意义的梦。”成都美眉向丽吐出一个淡淡的烟圈，刻意让语气也不露痕迹。留学新西兰两年半，去年9月回到了成都，可向丽还会经常梦见新西兰的种种:无法与人交流的憋闷、呆过9天9夜的赌场、灯火闪烁的按摩院……“新西兰不是我的天堂”，她说。翻字典成了惟一的消遣初到新西兰时，向丽在一户当地人家里寄宿。由于英语不太好，她与房东在交流上有很大困难。没人说话、没有书读、看不到喜欢的中文电视节目、买东西也不太懂商标，无法沟通让向丽很憋闷：“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。”到新西兰的第一天，房东为向丽准备了香喷喷的烤羊腿。“那是在他家吃得最爽的一次。”之后，就是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沙拉、面包、牛肉，向丽说自己的“嘴巴都快被折磨得没有知觉了”。每天晚上8点准时“saygoodnight”，不能吵，不能带朋友回家，房东的规矩太多了，向丽每天只好早早就躺上床，瞪大眼睛张望四方的墙壁，心里的闷在夜色中悄悄蔓延。到新西兰时只

带了一本书，《牛津字典》，因为太无聊了，就只有把字典翻出来看，一遍一遍地看。结果，向丽的英语进步得相当明显，她一直说这都是“因祸得福”。回头再看刚到新西兰的那一年，向丽的笑容显得特别明亮：“那是我在新西兰最单纯的时光，比较快乐。”赌场里鏖战9天又9夜“新西兰的赌场相当多，大多数生意都很火爆。”向丽第一次踏进赌场是在到新西兰的一年后，玩21点，输了50新币(新币与人民币汇率约为1：5.7)，之后就成为了赌场的常客。“我敢很肯定地说，赌场里有80%的是中国人，这其中又有80%的是中国留学生。”向丽曾经9天9夜连续“作战”：每天晚上6点准时到达赌场，次日下午近两点回家，吃饭、洗澡、换衣、小睡一会，再返回去继续“战斗”。一番昏天黑地下来，她输掉了3万多新币，只剩下3块钱。“当时感觉就是刺激，没有其他，对钱已经没有任何概念了。”向丽提起当初忍不住轻轻摇了摇头，还说到现在都还会梦见新西兰的赌场。“我这种赌都还是比较‘毛毛雨’的，很多中国留学生都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。”向丽曾亲眼目睹，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赌场的VIP房里输了好几十万新币，有的人甚至背着一大包鼓囊囊的现金进赌场。“留学生们不仅赌博大方，攀比风也很厉害，你新买了宝马，我一定会卖掉现在的车换成比你更好的。”买房子、买车的中国留学生很多，他们出手大方常常让老外瞠目结舌。向丽的评价是：“没办法，生活太空虚了。”假结婚行情是3万新币为了获得新西兰身份，不少中国留学生与当地居民演起了“假结婚”，他们会给自己的结婚对象一笔钱，“通常的行情是3万新币”。向丽的朋友李小姐就是其中之一。李小姐长得很漂亮，独自一人在新西兰留学。听朋友转告说有一

个台湾房产商对自己很感兴趣，李小姐就装作咨询房产给房产商打了电话，两人随即见面。第一次见面房产商就向李小姐提出了求婚，李小姐也当场答应了。两人很快选定了婚期，于2003年4月18日取证结婚。婚后，丈夫送给李小姐一辆丰田跑车、一栋3层楼的小别墅，还给她出了学费并负责日常零用开销。李小姐平时住在别处，不与丈夫联系，偶尔一起过夜，但不会通宵在一起。2003年9月，结婚不足5个月的女小姐就回到了中国，也没有与在新西兰的丈夫进行联系。“走在街上，李小姐肯定不认识她丈夫了，她都已经忘了对方的面孔。”向丽说自己有时候都觉得朋友的这个故事像天方夜谭，“可它的确发生了，并且无比真实。”由于新西兰法律规定离婚应在至少结婚两年后办理，因此李小姐与新西兰的丈夫还是合法夫妻身份，尽管两人身各一方，形同陌路。摆完这个故事，向丽为李小姐和其丈夫的关系定了位：“他们之间，说实话，根本就不‘熟’。”按摩院女生赚钱穿名牌“色情类按摩院在新西兰属于合法经营，按摩女郎是正常职业，包括提供性服务。”向丽的身边就有按摩女郎：“我有一个重庆来的好朋友，她只有刚到新西兰那年用过从家里带来的1万新币，以后就再也没让家里出钱了。”这个女孩在新西兰的一切费用都是靠当按摩女郎赚的。“过来的很多人家境都很不错，但有钱人家的子女比较挥霍，家里提供的费用自然是不够的。”衣服、化妆品、学费、房租，向丽说，这就是诱使部分中国女留学生当按摩女郎的主要原因。“十八岁，大连妹……香江女孩，开朗多情……”各按摩院选择了这样的广告词。身边的女孩走进按摩院，向丽并不诧异，因为“这样的女留学生太多了，见惯自然就不惊了。”这些女

孩当按摩女郎赚来的钱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各种名牌服饰、高档化妆品上，因为“在这边留学生之间攀比风气是很重的，即使当按摩女郎也要穿戴名牌。”黑帮里男生打杂当小弟全身名牌，头发劲爆，从头到脚一片姹紫嫣红，在当地黑帮团体中常看到的这种“操哥”也不乏中国人的身影，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来留学的中国学生。新西兰本地有很多帮派，比较出名的是“14K”、“台湾帮”等。“其实新西兰治安很好，但黑帮还是很猖狂。”在黑帮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充当“打杂”的角色，属于“小弟”级别，一般的“工作”就是收高利贷、参与打架、勒索、绑架等。“这些人几乎不上学，每天就穿得怪里怪气地在外面乱晃。”不上学就拿不到合格的出勤率，而新西兰规定留学生出勤率达到80%才能办签证，“老师也是绝对严格的，没出勤就是没出勤，任何央求都没用”，向丽说，在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中，出勤率达不到80%的占大多数。“新西兰的一些留学中介就是中国留学生养起来的”，为出勤率不够的学生办假证成了这些中介公司一项重要工作。他们可以为意图取得签证的留学生开办一份病假证明，从老师处取得出勤率，成功签证。再回首新西兰不是天堂2003年9月，向丽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成都。“很多时候我都在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到过新西兰，在新西兰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吗？”“其实留学生也不全是很‘混’的人，还是有很多人在那边努力读书。”向丽说自己是属于那种又读书又好玩的人，不过现在新西兰的一切都不重要，所有的东西都阻隔在了大海的另一边。“即使大家在新西兰认识，回来之后也可能互不联系，新西兰的故事无人提及。”向丽坦言自己在新西兰收获不多，不过是做了一场漂洋过

海的梦。“如今已经梦醒，就像一切不曾发生过。”向丽又露出了明亮的笑容，“不过，我还是想以‘过来人’的身份提醒家长，孩子性格还不能自主的时候，别送他留学。新西兰绝对不是天堂。”如今的向丽是成都一家文化发展公司的高级职员，每天穿行于这个城市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并希望最终拥有自己的成功事业。新西兰，已在身后。（陈筱丽 吴楚瞳 谢璐）

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寻梦新西兰:成都女孩 一场漂洋过海梦在新西兰，无法与人交流的她曾在赌场里连续鏖战9天9夜，她说：那里不是我的天堂。个人档案

向丽，1979年出生，成都人。2001年初赴新西兰留学，2003年9月回国。现为成都一家文化发展公司的高级职员。躺在南太平洋的怀抱中，新西兰温润而慵懒。3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这片被深蓝大海包围的宁静土地上，写着自己的人生。“新西兰是天堂，是地狱，是无间的轮回。那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一场无意义的梦。”成都美眉向丽吐出一个淡淡的烟圈，刻意让语气也不露痕迹。留学新西兰两年半，去年9月回到了成都，可向丽还会经常梦见新西兰的种种:无法与人交流的憋闷、呆过9天9夜的赌场、灯火闪烁的按摩院……“新西兰不是我的天堂”，她说。翻字典成了惟一的消遣

初到新西兰时，向丽在一户当地人家里寄宿。由于英语不太好，她与房东在交流上有很大困难。没人说话、没有书读、看不到喜欢的中文电视节目、买东西也不太懂商标，无法沟通让向丽很憋闷：“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。”到新西兰的第一天，房东为向丽准备了香喷喷的烤羊腿。“那是在他家吃得最爽的一次。”之后，就是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沙拉、面包、

牛肉，向丽说自己的“嘴巴都快被折磨得没有知觉了”。每天晚上8点准时“saygoodnight”，不能吵，不能带朋友回家，房东的规矩太多了，向丽每天只好早早就躺上床，瞪大眼睛张望四方的墙壁，心里的闷在夜色中悄悄蔓延。到新西兰时只带了一本书，《牛津字典》，因为太无聊了，就只有把字典翻出来看，一遍一遍地看。结果，向丽的英语进步得相当明显，她一直说这都是“因祸得福”。回头再看刚到新西兰的那一年，向丽的笑容显得特别明亮：“那是在新西兰最单纯的时光，比较快乐。”赌场里鏖战9天又9夜“新西兰的赌场相当多，大多数生意都很火爆。”向丽第一次踏进赌场是在到新西兰的一年后，玩21点，输了50新币(新币与人民币汇率约为1：5.7)，之后就成为了赌场的常客。“我敢很肯定地说，赌场里有80%的是中国人，这其中又有80%的是中国留学生。”向丽曾经9天9夜连续“作战”：每天晚上6点准时到达赌场，次日下午近两点回家，吃饭、洗澡、换衣、小睡一会，再返回去继续“战斗”。一番昏天黑地下来，她输掉了3万多新币，只剩下3块钱。“当时感觉就是刺激，没有其他，对钱已经没有任何概念了。”向丽提起当初忍不住轻轻摇了摇头，还说到现在都还会梦见新西兰的赌场。“我这种赌都还是比较‘毛毛雨’的，很多中国留学生都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。”向丽曾亲眼目睹，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赌场的VIP房里输了好几十万新币，有的人甚至背着一大包鼓囊囊的现金进赌场。“留学生们不仅赌博大方，攀比风也很厉害，你新买了宝马，我一定会卖掉现在的车换成比你更好的。”买房子、买车的中国留学生很多，他们出手大方常常让老外瞠目结舌。向丽的评价是：“没办法，生活太空虚了。”假结婚行

情是3万新币为了获得新西兰身份，不少中国留学生与当地居民演起了“假结婚”，他们会给自己的结婚对象一笔钱，“通常的行情是3万新币”。向丽的朋友李小姐就是其中之一。李小姐长得很漂亮，独自一人在新西兰留学。听朋友转告说有一个台湾房产商对自己很感兴趣，李小姐就装作咨询房产给房产商打了电话，两人随即见面。第一次见面房产商就向李小姐提出了求婚，李小姐也当场答应了。两人很快选定了婚期，于2003年4月18日取证结婚。婚后，丈夫送给李小姐一辆丰田跑车、一栋3层楼的小别墅，还给她出了学费并负责日常零用开销。李小姐平时住在别处，不与丈夫联系，偶尔一起过夜，但不会通宵在一起。2003年9月，结婚不足5个月的李小姐就回到了中国，也没有与在新西兰的丈夫进行联系。

“走在街上，李小姐肯定不认识她丈夫了，她都已经忘了对方的面孔。”向丽说自己有时候都觉得朋友的这个故事像天方夜谭，“可它的确发生了，并且无比真实。”由于新西兰法律规定离婚应在至少结婚两年后办理，因此李小姐与新西兰的丈夫还是合法夫妻身份，尽管两人身各一方，形同陌路。摆完这个故事，向丽为李小姐和其丈夫的关系定了位：“他们之间，说实话，根本就不‘熟’。”按摩院女生赚钱穿名牌“色情类按摩院在新西兰属于合法经营，按摩女郎是正常职业，包括提供性服务。”向丽的身边就有按摩女郎：“我有一个重庆来的好朋友，她只有刚到新西兰那年用过从家里带来的1万新币，以后就再也没让家里出钱了。”这个女孩在新西兰的一切费用都是靠当按摩女郎赚的。“过来的很多人家境都很不错，但有钱人家的子女比较挥霍，家里提供的费用自然是不够的。”衣服、化妆品、学费、房租，向丽说

，这就是诱使部分中国女留学生当按摩女郎的主要原因。“十八岁，大连妹……香江女孩，开朗多情……”各按摩院选择了这样的广告词。身边的女孩走进按摩院，向丽并不诧异，因为“这样的女留学生太多了，见惯自然就不惊了。”这些女孩当按摩女郎赚来的钱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各种名牌服饰、高档化妆品上，因为“在这边留学生之间攀比风气是很重的，即使当按摩女郎也要穿戴名牌。”黑帮里男生打杂当小弟全身名牌，头发劲爆，从头到脚一片姹紫嫣红，在当地黑帮团体中常看到的这种“操哥”也不乏中国人的身影，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来留学的中国学生。新西兰本地有很多帮派，比较出名的是“14K”、“台湾帮”等。“其实新西兰治安很好，但黑帮还是很猖狂。”在黑帮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充当“打杂”的角色，属于“小弟”级别，一般的“工作”就是收高利贷、参与打架、勒索、绑架等。“这些人几乎不上学，每天就穿得怪里怪气地在外边乱晃。”不上学就拿不到合格的出勤率，而新西兰规定留学生出勤率达到80%才能办签证，“老师也是绝对严格的，没出勤就是没出勤，任何央求都没用”，向丽说，在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中，出勤率达不到80%的占大多数。“新西兰的一些留学中介就是中国留学生养起来的”，为出勤率不够的学生办假证成了这些中介公司一项重要工作。他们可以为意图取得签证的留学生开办一份病假证明，从老师处取得出勤率，成功签证。再回首新西兰不是天堂2003年9月，向丽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成都。“很多时候我都在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到过新西兰，在新西兰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吗？”“其实留学生也不全是很‘混’的人，还是有很多人在那边努力读书。”向丽说自己是属

于那种又读书又好玩的人，不过现在新西兰的一切都不重要，所有的东西都阻隔在了大海的另一边。“即使大家在新西兰认识，回来之后也可能互不联系，新西兰的故事无人提及。”向丽坦言自己在新西兰收获不多，不过是做了一场漂洋过海的梦。“如今已经梦醒，就像一切不曾发生过。”向丽又露出了明亮的笑容，“不过，我还是想以‘过来人’的身份提醒家长，孩子性格还不能自主的时候，别送他留学。新西兰绝对不是天堂。”如今的向丽是成都一家文化发展公司的高级职员，每天穿行于这个城市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并希望最终拥有自己的成功事业。新西兰，已在身后。（陈筱丽 吴楚瞳 谢璐）